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宗富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崇富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崇富选集/李崇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004-9091-3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集
IV. ①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5280 号

责任编辑 钟 馨

责任校对 郭 娟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天行健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58.75

字 数 963 千字

定 价 11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要依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是 2006 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大学部之一。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以揭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以人类历史发展的、重点是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作为其研究对象和任务的学科体系。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20 世纪初传入我国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革命奋斗和实践探索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先后发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和统一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引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各族劳动人民及其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精神支柱和生命线。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逐步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才使原来“一穷而白”的旧中国，一跃成为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获得了走在世界历史前列的光荣。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带头实践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崇高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始有了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和建制。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建制内先后创办了一批文科研究所，并在1955年组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此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孙冶方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著名理论家，同工作在全国高校、党校等单位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一起，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分别结合各自所在的学科领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研究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1977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于1979年创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后，才有条件背靠全院各个研究所（研究中心），进一步开展专门而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列所和全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命运与共、息息相关、曲折发展。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怀和领导下，2005年马列所扩建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新的学部委员制度，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这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成果，同时是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和新的起点。

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丰厚土壤和唯一源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学部所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及其前身马列所，在学科建设和布局、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科研攻关和理论成果、社会调研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和显著的发展进步。我们学部的首批五名学部委员，即江流、冷溶、李崇富、程恩富、靳辉明同志（姓氏笔画为序），就是其中的代表和学术带头人。这几位著名学者，是有积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教学、研究、管理）数十年，学养丰厚、治学严谨、笔耕不辍、追求真理，立足党和人民的实践，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撰写、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精品力作，在各自学科和具体研究领域，作出了比较突出的理论贡献。我们学部决定，将根据学部委员本人的意愿，分批编辑出版他们个人的文集。这既是一种学术交流形式，也是向党和人民的汇报。敬请读者和有关专家学者，多提批评意见和宝贵建议，以便改进和加强我们学部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2010年5月

目 录

一 哲理研究篇

论反映	(3)
列宁提出一切物质都具有反映特性的思想渊源	(81)
关于实践的科学概念和真理标准问题	
——与吴建国、崔绪治同志商榷	(88)
评认识和实践的“二重主体论”	
——与曹伯言、周文彬同志商榷	(96)
略论“陶冶”	(107)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117)
论真理的本质规定	
——兼论真理的阶级性问题	(130)
认识论的研究正酝酿着新的进展	(142)
目的范畴的新探索	
——读《关于目的的哲学》	(144)
恩格斯和自然科学	
——兼谈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151)
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	
——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札记	(160)
反映范畴的发展与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化	(168)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积极探究	
——简评《世界的的意义——价值论》	(174)

关于列宁的物质的“反映的特性”概念	(179)
反映范畴与信息的本质	(187)
近几年有关认识论的争论	(196)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有益探索	(200)
论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的主体性	
——与杜丽燕等同志商榷	(207)
评“真理多元论”	(219)
略论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统一	(224)
评“超越哲学”	
——评所谓“对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的超越”	(229)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能人本主义化	
——答丛大川同志	(242)
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导向	
——六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经验	(252)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评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256)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261)
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特点	(270)
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本体论”	(276)
“月亮”的哲学争议	(282)
动物心理的发展和思维的萌芽	(290)
认识的个体发生对种系发生的“重演”	(298)
认识活动与脑的生理机制	(305)
认识的主体性与“思维图式”	(313)
简论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318)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发展与深化	
历史唯物主义	(327)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	(342)
历史唯物主义同新中国一起成长和发展	(348)
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代的重大意义	(365)

二 科社探索篇

“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方法论剖析	(425)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战略意义	(436)
共产主义思想何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	(448)
社会主义国有制是全民所有和劳动者“个人所有”的辩证联结 ——简论新型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457)
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分析和新型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462)
试论共产主义理想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474)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领导力量 ——纪念列宁诞辰 120 周年	(483)
牢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 坚持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488)
关于“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几点再认识	(500)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有创造性”	(503)
两次创造性的实践突破 两次伟大的理论飞跃	(506)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516)
“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动摇	(531)
市场机制的二重效应与人生价值导向	(536)
跳出周期率	(541)
学习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推进农业产业化	(558)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571)
苏联的经济问题与苏联剧变	(598)
认准大时代 拥抱新世纪	(623)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是立党之本	(630)
经济全球化与劳动阶级的解放	(63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	(643)
领导干部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657)
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662)
在坚持中发展 在发展中坚持	(669)

“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	(674)
论全面实践“三个代表”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一致性	(677)
“三个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685)
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	(691)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702)
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714)
正确理解共产党的先进性	(721)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724)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思考	(737)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743)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748)
论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758)
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做到“三个坚定不移”	(771)
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理解与运用	(779)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809)
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823)

三 政见论争篇

怎样看待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	(835)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一定要导致政治上的 “多元化”吗?	(838)
从政治动乱到反革命动乱	(841)
《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的策略	(849)
善良的爱国愿望为什么会走向反面?	(855)
关于“比”的方法论问题	(860)
多元化与自由化	(864)
“新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 ——与一种时髦的观点商榷	(876)
资产阶级民主与“政治多元化”	(881)

用“理性”词语包装的迷信更有害

——驳某哲学教授为“法轮大法”辩论的谬论	(892)
敢于坚持“真理”，还是迷信邪说？	
——剖析一个博士、党员干部对“法轮大法”的荒唐吹捧	(898)
必须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 (915)
编后话	…… (927)

—

哲理研究篇

论 反 映

我们立足于当代科学的尤其是脑科学、信息论、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最新成就，从哲学上深入研究和阐明列宁提出的物质的普遍反映特性的科学假说，既有助于深化对作为能动的反映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又有助于揭示其对相关学科的一般方法论意义。

一 关于物质的普遍反映特性思想的渊源

20世纪初，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的合乎逻辑的“假定”^①。列宁的这一科学假说，包括了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原理：反映是物质的普遍特性；这一特性是物质的与感觉相类似的反映能力。

列宁关于物质的“普遍的反映特性”思想，绝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它既是对思想史上关于物质的普遍的感受性观念中合理成分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有关的自然科学材料的概括和总结。

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关于“物质的普遍感受性”的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人类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原始人对于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相对立，因而只能“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②。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无能为力，不理解和恐惧，必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然要对之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因此，在原始人的思维中，除有凭经验获得的唯物论成分之外，还包含有原始的灵物崇拜观念。这种观念的存在，是当时的人类作为认识的主体而与自然物不能明确区分开来的表现。然而，正如西方的一些人种志学的专家所认为的那样，毕竟“这是素朴的逻辑运算”^①，即抽象思维的开端。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某种发展和思维能力的一定提高，就促使原始的灵物崇拜观念，自发地朝着朴素的唯心论和朴素的唯物论两个方向分化和发展。向唯心论方向的发展，就逐步形成了人类原始的宗教世界观；而向唯物论方向的发展，则逐步形成了万物都具有“灵性”的“万物有灵论”即物活论。原始的“物活论”作为一种朴素的、幼稚的唯物论观念，是一切物质都具有感受性观念的思想来源。

早期物活论的出现，既是人类智力发展幼稚阶段的标志，也是人类思维能力一定进步的产物。这是因为，这时的物活论，不仅能从混沌的现实世界中抽象出物质和精神（物体与“灵魂”）这两种观念，而且它不是把物质归结为“灵魂”，而是把“灵魂”归结为物质。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中，泰利士就认为“磁石和琥珀具有灵魂”^②。阿那克萨戈拉也认为：“灵魂既在动物中，也在整个自然中”^③。即便如此，他们仍不失为人类早期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者。我国先秦的宋尹学派的“精气说”，乃至汉代王充的哲学学说，也有类似的“物活论”的成分。一般说来，人类早期的唯物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物活论的倾向。

在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恢复和发展古代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在机械的自然界中，复活和发展了古代的“物活论”观念。

文艺复兴时代的物活论，就其世界观的基本倾向而言，它继承了过去的唯物主义传统，企图从自然科学和哲学两方面来论证意识的自然发生，以贯彻和发展中世纪唯名论哲学家们，特别是邓斯·司各脱提出的“物质是否能思维”^④的唯物主义倾向。但是，这种论证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往往把只有高级物质形态才具有的反映能力或反映形式，赋予了一切

^① 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页。

^② 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5页。

^③ 同上书，第67页。

^④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25页。

物质（实体）。不过这时的物活论思想，是尔后的关于物质的普遍感受性思想的理论先声。

17世纪，英国的生理学家费·格里申最初尝试论证生物属性的自然发生。他首先提出了一切生物机体都具有作为内在能力的反应性的思想。作为费·格里申这一思想的逻辑继续，就产生了对无机物反应能力的机械的理解。他指责把物质实体说成是某种无感觉的东西的思想，是消极的、守旧的，是一种偏见。他认为物质是能动的本源。1672年，他在《论实体的能量之本性》的论文中，基于对物质的动力学的理解，提出了感应性是物质的普遍属性的思想。

几乎与此同时，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也从哲学上得出了与此大体一致的结论。我们知道，斯宾诺莎为了反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关于世界存在着两种独立实体——具有广袤的物质实体和能思维的精神实体——的二元论的世界观，提出了“思维和广袤是统一的神圣的实体（即‘物质’）的两种属性”的观点。1675年，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一书中写道：“实体是唯一的”，“实体所具有的一切属性都始终同在实体内，一个属性不能产生另一个属性”^①。而“思想实体与广袤实体，乃是对同一实体有时从这个属性去了解，有时从那个属性去了解的”^②。斯宾诺莎还一再强调说，“思想”、“理智”作为实体的一个属性，如同实体的其他属性一样，是永远存在的，它表现着实体的“永恒无限的本质”^③。斯宾诺莎力图从物质（实体）和它的属性中去寻求意识、思维或精神现象的本质。这体现了他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是，他把物质（实体）的思维能力，不是看作物质的反映特性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产物，而是看作永恒存在的东西，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因而，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其“物活论”的倾向更甚于费·格里申。

然而，我们对于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物活论”的思想，不应当作为一种粗鄙的哲学断语来加以理解。因为，斯宾诺莎不是企图把人的心理本质混同于物质世界的本质，来寻找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是力图通过论

① 《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200页。

③ 同上书，第169页。

证“实体……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① 和属性，也是“通过自身而被认识”^② 这两条原理，来建立世界是可知的本体论的基础。因此，“物活论”的思想不是斯宾诺莎体系的目的和出发点，而是这一体系企图在唯物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的一种消极的“副产品”。

斯宾诺莎的“物活论”的思想，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学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而拉美特里和狄德罗等人用哲学的“物质”范畴，来取代斯宾诺莎的“实体”范畴，则是实现这一改造的理论前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中关于物质的“普遍的感受性”的思想。

拉美特里，是第一个提出需要论证一切物质都具有感受性的哲学家。在其《心灵的自然史》中，拉美特里写道：“我们已经谈到过物质的两种本质的属性，即广袤和运动力，它的大部分特性都是依靠这两种本质属性的。我们现在需要只是为第三种属性作出证明；我的意思是指感觉能力”^③。拉美特还推测说：这种能力“也是和我们提到过的其他一切能力一样，只是潜在于物质之中”^④。

从拉美特里的整个思想倾向来看，物质具有感受性，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感受性是物质的普遍特性呢？抑或这种特性是物质的组织化的产物呢？他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未能作出明确的回答。

狄德罗在这个问题上，继拉美特里之后向前跨进了一步。狄德罗摒弃了拉美特里的暧昧态度，他明确地用物质具有“普遍的感受性”或“潜在的感觉能力”的“假定”，代替了斯宾诺莎提出的关于“实体”（物质）具有“思维属性”的哲学结论。

在1764年，狄德罗就谴责莫柏都依（包曼博士）把“欲求、厌恶、感觉和思想归给有机分子，因而陷入那种最具有煽惑性的唯物论”^⑤。狄德罗写道：“应该满足于只假定有机分子具有一种微末的感受性，比全能的神赐给那些最接近死物的动物的感受性要小一千倍。”^⑥ 在狄德罗看来，

^① 《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4页。

^② 同上书，第169页。

^③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3页。

^④ 同上书，第205页。

^⑤ 同上书，第336页。

^⑥ 同上书，第336页。

就是这种“小一千倍的”、“微末的”和“迟钝的”感受性，是高度有组织的生命体的“活跃的感受性”的基础和“潜在”形态。事实上，这也是他关于物质的普遍的感受性思想的最初的表述。

后来，狄德罗在《达兰贝和狄德罗的谈话》一文中，利用鸡蛋在一定的温度（运动）作用下孵出小鸡这一例子，阐述了伴随着从一种“呆板的、粗糙的液体”过渡到“另一种组织”（鸡雏），而从“迟钝的感受性”中产生出“记忆、意识、欲望、思想”的过程。狄德罗由此得出结论说，在理论上只能有这样的选择，“要是不接受一个可以说明一切的简单假定，不接受感受性这一物质的一般特性或机体组织的产物，你就是抛弃常识，就是跳进神秘的、矛盾的和荒谬的深渊”^①。

狄德罗在关于物质的反映特性的思想发展史上，比前人高明之处就在于：1. 他只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作为一般特性的感受性；2. 这种感受性有“迟钝”和“活跃”之分；3. 由“迟钝的感受性”向“活跃的感受性”的过渡，是由于某种运动（如温度）的作用下，而使物质从一种“呆板的”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组织”的状态而实现的。

不难看出，狄德罗在假定物质具有“普遍的感受性”的时候，其本意是力图克服对于物质的普遍感受性的机械理解，力图找出无生命物质与有生命的个体在感受性上的某种区别，以克服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物活论”的倾向。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的哲学思想还未能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因而，他认为物质从潜在的感受性到现实的感受性的过渡，其差别仅仅表现为量的方面，似乎没有本质之别，只有“迟钝”与“活跃”之分。这样，就使得他终究摆脱不了“物活论”的羁绊。因此，我们认为，狄德罗的错误不在于他以“假定”的形式，把那种可能在以后的发展中转变为感觉能力的物质的普遍反映特性，赋予一切物质；而在于他把这种属性都归结为只有在生命物质的组织水平上，甚至是高等动物身上才具有的较高级的反映形式。尽管如此，列宁还是高度地评价了狄德罗的这一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关于物质的“普遍的反映特性”思想的理论来源。

列宁关于物质的“普遍的反映特性”的思想，不仅有其理论来源，而且同时也是对当时有关的科学成就和科学材料的概括与总结。我们知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0—371页；黑体为引者所加。